

融通融合 安稳致富

SANXIAYIMINZAI SHANGHAI
三峡移民在上海

主办：市农业农村委三峡移民办 东方城乡报社

平淡生活也能开出花儿来



彭文国 浦东新区 新场镇仁义村三峡移民

□记者 刘晴晓 摄/文

2001年的7月20日,88户三峡移民来到了浦东新区,搬进了由当地政府统一修建的楼房。这其中就有来自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的彭文国一家。

衣着整洁、步履矫健的彭文国从村口走来,脸上笑意满满。“快请

进,刚刚在前面店里忙。”秋末初冬,午后的阳光洒落进干净整洁的小巷,彭文国推开门,一边招呼记者坐下,一边跟妻子吴玉英说烧水泡茶。

昔往长江头,今居长江尾。跨越1600多公里,从山区到平原,从赏长江两岸柑橘满枝头到看沪上郊区水稻成长,20年来,彭文国在浦东

新区新场镇仁义村扎根生长,“上海这个地方,只要肯干,生活还是可以的,幸福感很足。”彭文国是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人,出生于1968年,19岁参军入伍,在攀枝花市服役期间曾跟炊事班的师傅学过炒菜。1990年退伍后,他在北京、武汉、三亚等地从事过餐饮行业……2001年,时年33岁的彭文国是龙泉村的村书记,尝遍百味、见多识广又干劲十足的他,在得知要搬到上海之后,不觉有些期待。“上海是国际大都市,平台广阔,金融发达,外迁后对下一代发展有利,挺好的。”彭文国说,“而且三峡工程是民生工程,迁出就是支持国家发展,挺好的。”

可是,都挺好的上海,对于老一辈龙泉村村民来说,却是未知的、陌生的。第一次搬前考察,龙泉村考察团望着沪郊休耕的农田,觉得冬日的暖阳也变得更刺眼了。拿着没签满的搬迁同意书,彭文国陷入了沉思……看惯了江上的白帆,听惯了家乡的号子,老一辈川渝人舍不得,也走不开,怎么办?彭文国转变思路,从自身经历出发。“那个年代,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不仅仅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,也在其他青年心中埋下

了一颗种子。”年轻人的眼光是要开阔一些的,“2000年左右,家乡有很多人在外务工,我们搬来上海就可以在家门口工作,机会也多。”彭文国走村入户,与青年一辈积极沟通,“耕地有保障,每人一亩承包地,一分自留地;教育资源也充足,对于移民子女,前两年学费免费,生活费也相对减免……”第二次搬迁考察结束后,龙泉村交上了签满名字的搬迁同意书。

搬迁之后,性格开朗,工作经验丰富的彭文国在村镇的帮扶举措下干起了移民安置工作。“那时候,每户移民的床头柜上都贴着一张电话表。”彭文国回忆起来,“谁家有事,我都会赶过去,能尽一份力的,咱当然是要帮一下。”彭文国说,“但是,咱们也要就事论事,帮理不帮亲。移民们不理解的,我也会去宣传、讲解。”就这样,彭文国在移民和村民中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,在吴依软语中,建起了“朋友圈”,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,也撑起了一个家。

“要问在移民办工作的那几年,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?”彭文国喝了口茶,感叹的说“当时,有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,家庭困难,上不起学。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彭文国及时与村镇方面沟通协调,联

络村镇的企业、公司,终于圆了青年的大学梦。“应该早就毕业了。”彭文国笑着说,“有文化,在哪里都可以站得住。”

以文化人,以德润心,正如名字里有“文”这个字一样,彭文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,“我们来的时候,小孩子是刚上学的年纪,幼儿园大班开始读。”谈起儿女来,彭文国笑起来,左脸颊的酒窝更深了,“适应能力很强的,他们现在上海话说的老好了。”大女儿彭红,现在在派出所工作,小儿子彭亮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军人。“今年退伍回来了,前不久报考了水务集团。”彭文国边说边点开手机相册,“彭亮没在家,最近村里在收粮,他去帮忙了。”照片上,留着板寸的男孩二十岁左右的年纪,目光坚定,神采飞扬。

如今,彭文国53岁了,现在在南汇镇殡仪馆工作,妻子吴玉英经营了一间杂货铺,“早上六点半开门,主要是给邻里乡亲们图个方便。”彭文国说,闲暇时间,他也会搬一把椅子在店门外休憩,陪妻子一起看店。

日暮降临,炊烟袅袅,日子不紧不慢的过着,沪语也成为了乡音……

全国模范调解员沟通架“桥”解民忧

老潘用诚心、耐心和爱心“调”出了人间真情

□通讯员 陈鹏飞 记者 欧阳蕾呢

“老潘,老潘,调解不偏”,说的就是崇明区港西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、“老潘”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潘永国。港西镇乡里乡亲们遇到婆媳矛盾、兄弟反目、邻里纠纷,都要来找老潘评理、断案。5年来,老潘用自己的诚心、耐心和爱心,“调”出了人间真情。仅老潘调解工作室成功调处的各类矛盾纠纷就多达500余起,其中疑难案件占20%以上。

断好家务事

“老潘,谢谢你,多亏你让他们重归于好!”93岁的张阿婆紧紧握着潘永国的手。俗话说,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可老潘的工作就是帮老百姓断好家务事。原来,张阿婆有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不知去向,她的六个子女彼此猜忌,觉得一定是母亲偏心偷偷把钱塞给了哪个孩子。可张阿婆一口咬定没有把钱给别人,只是自己也记不清楚把钱放哪里了。老潘心想,要是不把这笔钱钱的去向调查得水落石出,这一大家子的心结怕是永远也解不开了。

于是,他“捱进门,自得意”,把张家六子女和村干部叫到了张阿婆

家里,在征得他们同意后,大家搜遍每个角落仔细查找钱款下落。在十双眼睛的注视下,老潘终于找到了张阿婆“失踪”的钱款。随后老潘提议把这笔钱存入银行,存折交由村委会保管,待老人百年以后,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才能继承这笔遗产。张家子女对老潘的一系列举动心服口服,心结终于解开。

消除后顾之忧

2020年12月,港西镇某村一外来务工人员袁某在工作期间意外死亡。当天晚上,死者家属及亲戚十余人来到工厂守住袁某的遗体,拒绝送至殡仪馆火化,并在工厂门口烧纸钱等,造成不良影响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,劝阻家属的过激行为,老潘当仁不让,出面主持调解。他首先稳定死者家属的情绪,劝导死者家属“死者为大,入土为安”,应尽快办理丧事,同时又把企业主找来,告知企业主应该主动履行责任,避免事件发酵对企业经营造成不良影响。在老潘苦口婆心劝说之下,家属将死者送至殡仪馆火化并同意坐下来调解。在家属处理死者后事的间隙,老潘抓紧召开案情分析会,通过查阅大量资料、向法律顾问进行咨询等一系列工作,拿出了调解建

议书,并就赔偿标准和数额向双方进行了详细说明。同时,为了打消死者家属“签了协议拿不到钱”的顾虑,老潘费尽心思,找到一名协议履行担保人,消除了死者家属的后顾之忧,调解得以顺利完成。

延伸服务触角

随着调解案例的越来越多,“老潘”调解工作室品牌也越来越响。在港西镇党委的支持下,“老潘”工作室延伸服务触角,在港西镇所属12个村分别设立调解联络点,并建

立起一支由老干部、老党员、乡贤等组成的37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。这支调解员队伍活跃在各个村,参与村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,能够确保矛盾第一时间发现、第一时间介入,让很多问题在初发阶段就得到有效解决。老潘常说:“人民调解是常态化的,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底的,还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”。他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,不仅对各个村里找上来的“疑难杂症”有求必应,还将自己多

年参与调解的案例整理出来,在每年的镇人民调解和法律明白人培训班上向大家讲授,让“老潘经验”为更多的人掌握,指导更多的矛盾化解。

2017年,老潘被司法部评为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。在前不久开展的上海市“十佳调解品牌”评选中,“老潘”调解工作室在全市32家调解机构中一举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。“老潘,老潘,调解不偏”在崇明区港西镇传为了一段佳话。

